

引言

劉述先

這次能夠應邀回新亞來作「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乃是我的殊榮。講座自1978年開始，遍邀海內外名家，如今到我來作講座，是新亞自己人，有機會回校園來再續前緣，特別有一份親切的感受。關於我和賓四先生在學術上的淵源，我在中大儒者會議發表的演講中已經有所表白，此處不贅。現在我只想說，在耀基兄任院長時，請賓四先生回來，是新亞繼續成長的一個重要契機，而講座的設立更是其中極關緊要的一個環節。1983年朱光潛先生應邀來作第五屆講座，老友睽隔數十年之後又得與賓四先生在香港重逢，是學術界難得的盛事。新亞在海內外學術的交流扮演了一個有前瞻性的特別角色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得以躬逢其盛，也是與有榮焉！此後賓四先生經常有機會回新亞，記得有一年時維中秋，李杜兄帶我去拜謁先生，本來只打算稍作停留，以免老人勞累，不想先談朱熹，後來賓四先生又暢談他的《中庸》新解，就留下來便餐，還品嚐了月餅，欣賞了皎潔的月色而後賦

歸。此後我經常參與弟子們在先生訪港時安排的歡宴。而我對賓四先生的敬仰還遠不只在他的學問，更在他為人的風格。那時韓國李退溪的後人要在台北成立退溪學會，專程到台北來敦請先生擔任台北分會的會長，但先生以不能在成立朱子學會之前先成立退溪學會為辭，頗展現了凜凜的風骨與一代大儒的氣象。當然就學術而言，我是學哲學的，視域有許多與賓四先生不同。但我一貫認為先生與狹義當代新儒家統緒的差別是儒學內部的分疏，頗類似宋代朱陸之異同，所異不掩其所同。特別是我們作為後輩的，謹遵賓四先生不立門戶之教，轉依多師。或者這次講座所講，可以作為我在這裏所說的一番話的見證罷！

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三皇五帝的傳說雖非史實，自漢代以來即長期為國人所接受，展示了某種思想的方向與規模，影響深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儒家哲學方面，牟宗三先生首先提出儒家哲學三個大時代 (three epochs) 的說法，由杜維明廣佈於天下，我的兩部英文著作對此論旨有更進一步的闡發，讀者可以參看：

Shu-hsien Liu,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Sung-Ming* (1998)

Shu-hsien Liu,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2003)